



两个感情冒险者的命运

—— 叶 辛 著 ——

两个感情冒险者的命运

—— 叶 辛 著 ——

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

两个感情冒险者的命运

省电台在播送一条简短的百字新闻：整个黔南都在下雪，省城通往黔南各县的长途客车，由于冰雪覆盖了公路，通通都停开。已经买了车票的同志，请凭车票办理退票手续，道路何时畅通，请等候通知……

我被困在雁河场区政府的招待所里，整天守着炭盆烤火，无聊极了。床上的被子脏而潮，那条枕巾简直同抹桌布一样。想找服务员来换吧，连个人影子都找不到。幸好区

政府有个食堂，每天我还能搭伙吃上三顿饭。可吃过饭我就无事可做了，下乡来的时候，为图轻便，我没带大衣，脚上只有这双半新旧的牛皮鞋，出去打个转转，恐怕半天也不成。

我只好缩在屋里，守着炭盆。提包里没揣稿纸，无法趁这空闲写点东西。总算还带了个采访本，不时地可把纷乱的思绪写下来，聊以自慰。

可这毕竟不是消磨时间的办法啊。我真盼有个人来聊聊，没人来，哪怕找得到一本书也好，厚厚的长篇小说，倒是可以消磨个两天两夜。吃饭的时候，我打听了一下，这个曾被评为文明乡镇的区政府所在地，没有新华书店，连个图书销售点也没有。

白天还容易打发些，到了晚上，那可真是活受罪。招待所楼上楼下的灯全关了，整幢

楼房幽静得令人可怖。想早点睡吧，一见那肮脏的、潮得发腻的被窝，我就厌恶得想呕吐。而那电灯泡，虽是二十五支光的，可它发出的光，至多只有五支光，浑浊晦暗。

这已经是第二个难熬的夜晚了，大雪还在密匝匝地往下飘洒，一点也没停的意思。雪花扑满了窗户的玻璃，结起了白茫茫的冰凌。

表上的指针仅是八点十分，我的感觉却像是深更半夜一般。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懊悔这回下乡了，为啥偏偏选在这大雪封山的几天里下来呢，早几天晚几天一点都不会碍事。况且，说老实话，这次下来，我并没啥实在的收获，一看我的身份，区、县政府的秘书就给我介绍起情况来，这些秘书似乎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问题都能够答，等我回过头来静心一寻

思，却找不到任何打动我心灵的东西。我怀疑这样的走马观花，究竟对自己的创作有什么益处？

是我的耳朵过于敏感了吗？我听到招待所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，而且这脚步声沿着走廊，响到我的门前来了。

“笃笃笃！”门上有礼貌地叩击了三下。

我兴奋起来，总算有个伴了：“请进！”

门被推开了，随着一股寒意扑进屋来，我看到一个年龄与自己相仿的男子，一步趑了进来。

他头上戴一顶海富绒的帽子，帽耳放下来遮盖着耳朵，身上穿一件雪花呢大衣，神态举止和衣着，一点也不像个乡政府的干部。我看他摘下帽子拍打着帽顶、双肩的雪花时，感到他十足像城里人。

那么说，他也和我一样，是被大雪困在这里的，来住宿。也不对，他连个随身携带的小包都没有啊。

这会是个什么人呢？

他带着歉意朝我笑笑，把脱下的雪花呢大衣和海富绒帽子随手往床上一扔，向我伸出手来：“我叫池冶民。同你过去一样，也是知青，上海知青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，”我跟着报出自己的姓名，“我叫……”

他朝我一摆手：“别报了，我知道。听说你住在这儿，我特意来拜访你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是在这儿工作？”

“也可以这么说吧。”他微微一笑，清秀端正的脸上呈现一股令人捉摸不透的神情。

他显得比我年轻，长得很俊，身材匀称，

面貌生动而又有股诱惑力。在典雅温和的风度与文质彬彬的气质里，蕴含着男子汉的旺盛精力和勃勃生气。

“你怎么……”我不无困惑地说，“怎么还会在雁河场这样的区政府所在地呢？我认识的知识青年不算少了，最差的也都是在县城里混点事……”

“是这样、是这样的。”池冶民朝我神秘地笑笑，顺手从哗叽上衣袋里摸出一包“花溪”高级香烟，抽出一支递过来。我摆摆手谢绝了，他把烟叼在嘴上，点燃了，随即眯缝起一对深邃锐利的眼睛，似在考虑怎样提起话头。

这人找上门来，是想干啥呢？近几年来，经常有些当年的知识青年找我，要我替他们正在打的官司撑腰，或是申诉啥冤情，或是希望我帮他们在什么人面前说说话，写个条子，

解决夫妇之间的分居问题。他呢，以他的衣着和神态举止来看，他不像是来提这种要求的人。

“你从山寨抽上来，就在雁河场上工作吗？”我拨弄了一下炭火问。

“哦不，和好些上海知青一样，我先被推荐到地区农校去读书，读了两年书，分在州林业局工作，又清闲又乏味，倒也好混日子。你别插嘴，”看我露出诧异的神色，他夹着烟的手朝我摆了摆，说，“我知道你要问，那么现在我怎么会在这儿呢？说实话吧，今天来找你，就是想同你讲讲我的经历，讲讲我的命运，讲讲我感情上所经受过的一切……我只是怕你没有这个兴致，没有耐心听完一个陌生人的故事，我很犹豫。”

“我非常愿意听你讲，讲多久都可以。”不

知为啥，他的讲话有着股磁性般吸引着我，很想听他讲下去。

他对我露出感激的一笑，接着便讲开了：“我刚才说到，在农校毕业以后，我分在州林业局混日子。你是知道的，地区农校的毕业生，工资少得可怜，我每年还要回家探亲一次，几乎没啥钱存下来。小小的一个办事员，穷得叮当响，要想找个理想的对象，比登天还难，我这么说，绝不是讲没人替我介绍对象，这样的热心人哪儿都多得数不胜数，可我始终没挑中一个……这里的原因是很多的，一时难得讲清。但是得坦率地说，我自己得负很大责任。”

这些话我信，像他这样漂亮英俊的小伙子，是不愁没姑娘看上他的。

“总而言之，工作几年了，我还是光棍一

个，住单身宿舍。白天上班，时间还好混。到了晚上就发愁了。举个例子说，就和你现在被困在招待所里的滋味儿差不多。你还有个盼头，盼着雪停，盼着公路畅通，我呢，简直愁闷得无处发泄。我变了，变得闷闷不乐，忧郁寡欢，变得有些孤僻，天天晚上躲在宿舍里不想见人。那天夜里，天在下雨，单身宿舍里的人全去看演出了，省城里来了个歌舞小分队表演啥迪斯科，还有服装模特儿。我抓到本杰克·伦敦的《海狼》，看得津津有味，没去剧场凑热闹。这时候有人在敲门，我恼火地跳起来去开门，正想呵斥这个冒失鬼几句，可我一把门打开，就惊愕得说不出一句话来。一个浑身淋得透湿的女人站在我的门口，走廊里的路灯和我屋里的灯光从两个角度打在她哆哆嗦嗦的身上，晶亮晶亮的雨水从她身上

朝下直淌，门口的水泥地上，已淌了一小摊水渍。这些都没啥，最最要命的，是这个浑身湿透打着寒战的女人同我认识。岂止同我认识呵，可以说，她就是我这些年来始终思念、始终怀着歉疚和追悔思念着的心上人。她拒绝了我请她进屋擦洗一下的提议，只简短地说要求我随她到这儿、也就是到雁河场街上来一次。我莫名其妙，问她为什么要到雁河场街上来，她不是在我原先插队的于家寨上生活吗，怎么跑到州府来的？到底有什么事？她没有回答我语无伦次提出的一个个问题，她只是仰起一张微显憔悴的脸，大睁着一对泪汪汪的眼睛，嘶声哀求着说：‘求你，只求你去这一趟。到了雁河场，你啥都会明白，现在莫问，莫问，我求你了……’”

“从州府到雁河场有一天的路程，来回两

天时间，在雁河场待上一天，合计三天。三天的假期我是有的。我答应了她。”

“见我答应了，她的眼里放出光来，抖抖嗦嗦地，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一张微湿的客车票，塞进我的手心里。那长途客车票上，还有着她温热的体温。没等我回过神来，她顺着走廊急急地一阵小跑，跑进了室外的风雨之中。”

池冶民的开场白，一下子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。这个雨夜来找他的女子是谁？她求他到雁河场来干什么？这和他现在生活在雁河场有啥关系？

一连串的问题浮上我的脑际。我耐心等待着。我知道，这一系列的谜，随着他带着深沉的感情娓娓道来，都会自然解开的。哦，我听到了一个多么不同寻常的故事啊！池冶民

讲起了他和那个女人的关系，讲起了插队落户生涯里的好些往事，讲起了他跋涉在泥泞里的那条生活之路。

他是从与那个女人的相识讲起的：

第一次注意她，是在对工分的时候。那天逢雨，生产队里破天荒地在大白天开会，宣布大、小队干部开了好几个晚上的会后决定的“土政策”，诸如离寨走娘家要经批准、鸡鸭下田要罚款扣工分之类，多条禁令连宣布带解释，会竟从早上一直开到晌午时分。散会了，我这个记工员大喊了一声：“我手头的工分都算清了，要查对的，赶紧来核实。要不，我就照账面工分报会计了。”

本来因散会齐向祠堂门口挤去的寨邻们，纷纷转身向我围拢过来，特别是一帮不识字的妇女，震破喉咙般朝着我问：“我合共有

多少分？”

“我家的呢？”

“有多少劳动日啊？”……

吵吵嚷嚷的，我简直无法应付，只好高高地擎起工分本，照着顺序，挨家挨户地念一道。这一着倒还奏效，口干舌燥念完之后，推推搡搡围住我的人大部分退去了，想必是我的统计和他们自家的合计是对得上槓的。唯有七八个妇女，在众人退去之后，还是围住我追问：“我家的分咋个这么少呢？”

“小池，你把我看水的那几百分算落了！”

……………

那年头的工分，就是农民们的口粮和现金钱，有个几分几厘的差错，也会惹起一场祸事的。

又经过一番逐个核对，围住我的七八个

人差不多走完了。

“小池，我想请你核算一下工分哩！”一个低柔怯弱的嗓门在我耳边响起，随即，一张裹起的麻纱帕子抵住了我的额颅。

我仰起脸来，看见了她，离得那么近地看见了她，她脑壳上扎一条黑色的麻纱帕子，脸上有着几颗雀斑，脸色苍白而又憔悴，双眼怯懦地瞅着我。

“你的工分？刚才也念了呀。”

“我……我也觉得有几笔账，你没加上去。”

“哪几笔，你有条子吗？”

“有的。在屋头。”

“去拿来吧。”说着我一转脸，脑壳又碰着了她的麻纱帕子，和我说话的当儿，她自始至终俯身垂首瞅着我画满格格的工分簿。

这一转脸，我才看到，祠堂里外只剩下了我和她两个，其他的人，都已走光了，偌大的有些幽暗的祠堂里，满地是磕落的叶子烟头、痰迹、泥巴脚印。而祠堂外头，不知啥时候，雨又下大了，雨点子砸落在祠堂院坝的青岗石上，嗒啦嗒啦急剧地汇成股嘈杂的声浪。

“这样吧，有空，我去你那儿对一对工分。”

“要得。”她带点欣慰地直起腰来，说，“这些天，女劳力没活路，你哪时来我都在屋头的。”

我点着头，心头也如释重负。她那颀长高挑的个头，俯身下来时，脑壳上的麻纱帕子，时不时磕碰着我的脑壳，逗得我心头十分不安。那毕竟是个少妇头上扎的纱帕呀，碰着我额头时，我总有股异样的感觉。